

世界级悬疑大师第一人 —— 戴维·鲍尔达奇
《纽约时报》悬疑惊悚畅销书榜第一名

David Baldacci

[美]戴维·鲍尔达奇/著 杨冰/译

死神计时游戏

THE HOUR GAME

也许，恶魔与你我每个人，都只有一纸之隔。

—— 杨冰

中国出版集团
东方出版中心

死神计时游戏

HOURGAME



[美]戴维·鲍尔达奇/著 杨冰/译

中国出版集团
东方出版中心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死神计时游戏 / (美) 鲍尔达奇 (Baldacci, D.) 著;
杨冰译. — 上海: 东方出版中心, 2006. 5
书名原文: Hour Game
ISBN 7-80186-466-2

I. 死... II. ①鲍... ②杨... III. 长篇小说 — 美国
— 现代 IV. 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036825 号

Original title: HOUR GAME by DAVID BALDACCI

Copyright © 2004 by Columbus Rose, Ltd.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06 by Orient Publishing Center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Amer-Asia Books, Inc., through Elegant Books
Cultural

Enterprise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中文版权 © 东方出版中心

经雅书堂文化事业有限公司授权, 东方出版中心拥有本书中文 (简体) 版权
登记号 09-2006-357

死神计时游戏

出版发行: 东方出版中心

地 址: 上海市仙霞路 345 号

电 话: 62417400

邮政编码: 200336

经 销: 上海发行所

印刷装订: 江苏昆山市亭林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700 × 975 1/16

字 数: 250 千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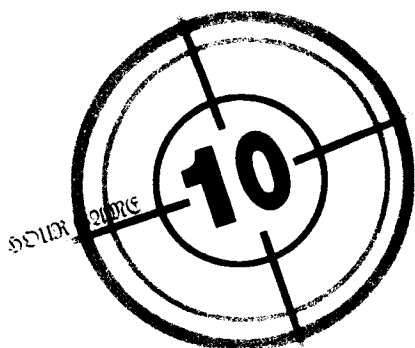
印 张: 20

版 次: 2006 年 5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ISBN 7-80186-466-2

定 价: 25.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关于戴维·鲍尔达奇

——代序

综观两百年来的美国文学史，一言以蔽之，就是部通俗文学史。近数十年来，在美国通俗文学中独领风骚的，当属推理犯罪小说，涌现了诸如斯蒂芬·金、托马斯·哈里斯、希德尼·谢尔顿、哈兰·科本等世界级的畅销书作家。最近十年来风头正劲的后起之秀，便是戴维·鲍尔达奇 (David Baldacci)。

1960年，鲍尔达奇出生于美国南方的弗吉尼亚州。说到美国的南方文学，虽有福克纳这样的一代大家，也有过《飘》这样永恒的经典，但与北方相比仍然处于相对弱势。诚然，推理犯罪小说的社会基础，在于发达的工业文明和城市社会，比如出生于美国最东北端缅因州的斯蒂芬·金。而来自“老南方”弗吉尼亚的鲍尔达奇，既浸淫了美国南方文学的贵族风范，也深受当代推理犯罪小说的影响。而鲍尔达奇的职业经历，也为他从事推理犯罪小说写作奠定了基础。他曾是一名辩护律师和商务律师，在华盛顿法律界工作过九年，具有丰富的司法经验。

1996年，鲍尔达奇出版了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绝对权力》，该书随即成为了全美畅销书，并获得当年由南方作家协会评选的最佳悬疑/惊悚小说金质奖章；次年，又获得英国 W.H. Smith 小说类优秀读物大奖，并获得意大利文学奖提名。《绝对权力》还被城堡岩娱乐公司拍成电影，由著名影星克林特·伊斯特伍德和吉恩·哈克曼联袂主演。

此后，戴维·鲍尔达奇几乎以每年一本新书的速度，迅速成为美国畅销小说界的新星。迄今为止已出版了12部长篇小说，包括《绝对权力》、《全面控制》、《彩票中奖者》、《简单真相》、《拯救费斯》、《祝你好运》、《终极悍将》、《圣诞列车》、《争分夺秒》、《时间游戏》、《骆驼俱乐

部》以及新成人丛书《弗雷迪与炸薯条：生煎活炸》、《骆驼俱乐部》。此外，他还完成了七部原创电影剧本。鲍尔达奇的作品遍及世界众多杂志、报纸、期刊和出版物。他的书被翻译成37种语言，发行多达80多个国家。他的所有作品都成为了美国或国际畅销书，全球销售量已超过四千万册。

美国式推理犯罪小说虽然兴盛，但很多作家一夜成名之后，往往会陷入“模式化写作”的怪圈，如流水线作业般产出作品，这已成为了一个通病。但鲍尔达奇的写作却在朝多元化发展，每一部作品都力求有新的突破。比如，久居美国畅销书排行榜榜首的《终极悍将》，讲述了韦伯·伦敦——FBI人质解救小组的精英，不顾一切揭露秘密恐怖活动的故事。《争分夺秒》则让读者见识了保护美国领导人的中情局工作内幕，退役探员西恩·金和迈克尔·麦克斯韦联手揭开了一些看似毫不相干的灾难背后的真相。这两部作品以及最新的《骆驼俱乐部》，均可归入政治惊险小说之列。

《圣诞列车》则讲述了一群假日探险背包客，如何在神秘季节里获得第二个机会，来实现内心深处的愿望和梦想的故事，这部作品已成为了“假日小说”的经典；《彩票中奖者》讲述了“一个女主角用自己的心灵做赌注的离奇故事”；《简单真相》则是一部以真实事件为情节依据的小说。美国前总统克林顿将其列为1999年他最喜欢的小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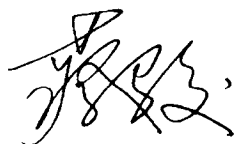
《祝你好运》与鲍尔达奇的家庭背景联系紧密。鲍尔达奇的母亲小时候在“高岩”生活了17年，得到许多终生受用的经验。为了积累背景素材，鲍尔达奇和母亲深入交流。这本书也被选为全美读书运动——“美国人都读书”的启蒙读物。

2004年，最典型的“鲍尔达奇式”犯罪推理小说《死神计时游戏》问世，作者又给了《争分夺秒》中的西恩·金和迈克尔·麦克斯韦新的任务：他们必须努力证明一起入室盗窃案的嫌疑犯是无辜的。很快他们发现自己陷入了一系列震动弗吉尼亚莱特斯堡安静山区的谋杀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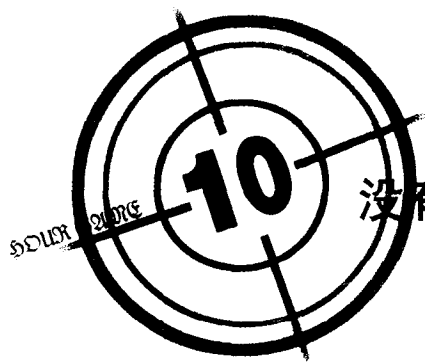
而在2005年出版的《骆驼俱乐部》一书中，鲍尔达奇超越了传统小说的界限，栩栩如生地描绘了一个可能迅速成为现实的令人恐惧的世界，少数有机会阻止最终大战的人们必须为此不懈地战斗下去。

鲍尔达奇还为小读者们写过一本书——《弗雷迪与炸薯条：生煎活炸》，足以显示他的多才多艺。上个世纪以来，纯文学与通俗小说的争论，在美国乃至全世界从来没有中断过。通俗小说家大多尊重纯文学乃至梦想跻身于纯文学殿堂，而纯文学作家则大多对通俗小说嗤之以鼻。但谁都无法否认，人类文学的起源便是来自民间娱乐的歌谣。而小说更是来自于故事，无论是中国的唐宋传奇或是宋元话本，还是欧洲中世纪的骑士文学，都可归入通俗小说的范畴。所以，通俗小说才是“小说”的正源和干流，而纯文学则是一条具有更高精神追求的支流，两者并不矛盾，可以并行不悖。

尽管如斯蒂芬·金这样的惊悚小说大师，毕生都在追求获得纯文学界的认可，但戴维·鲍尔达奇的成功经验，足以证明通俗小说与纯文学并无真正的界限。通俗小说可以自足地立于世界——好看并不是罪过，精彩也不是卑贱。因为平庸的世界需要鲍尔达奇们永不枯竭的想像力，而一个优秀的作家只有具备多种能力，才能长久地立足于世界文坛。



2006年4月于上海



没有时间， 也没有游戏

美国，弗吉尼亚州，深夜，一个蒙面男子背着一具女尸，来到小城莱特斯堡郊外的树林。他在小心地抛下女尸之后，给受害者戴上一块手表，指针永远停在一点钟的位置……

这就是美国畅销作家戴维·鲍尔达奇的长篇小说《死神计时游戏》(Hour Game)的开篇，这究竟是一场神秘的游戏？还是一连串恐怖的杀戮？

让我们再回到《死神计时游戏》之中，发现第一个受害者的，是私家侦探米歇尔·麦克斯韦。这位中情局退役女特工，正和自己的搭档西恩·金共同调查一起入室盗窃案，并要证明嫌疑犯朱尼尔是无辜的。紧接着第二起凶案又告发生，一对少男少女被霰弹枪打死在汽车内，凶手同样给死者各戴上一块手表，指针分别停留在两点和三点……

第一具尸体，僵硬高举的手腕上挂着一只停在一点钟的表；第二具尸体，表针永远停止在两点钟；第三具尸体……一个个刻意留存的死亡记号，竟和史上最恶名昭彰的杀人手法相同！看似简单的命案，迅速升级为可怕的梦魇，连环杀手的阴影笼罩整个小城，谁都不知道虐杀的动机是什么？以及，下一具尸体会是谁？

米歇尔和金在介入连环凶杀案件的同时，也不断深入调查本地最富有的贝特家族，发现所谓的“入室盗窃案”也是疑点重重。潜伏于暗处的杀人恶魔，又将目标对准了米歇尔和金，而与贝特家族有关的数人也接连遭到凶杀。米歇尔和金正在与杀人恶魔进行着一场“时间游戏”，他们每时每刻都有性命之忧。随着事实真相的临近，藏在恶魔面具背后的那张脸，竟是谁都想不到的那个人……



戴维·鲍尔达奇 (David Baldacci), 1960 年出生于弗吉尼亚州, 作为一名辩护律师和商务律师, 他在华盛顿法律界工作了九年, 丰富的司法经验为他从事推理、犯罪小说写作奠定了基础。鲍尔达奇从 1996 年开始出版推理、犯罪小说, 迄今已有《绝对权力》、《全面控制》、《死神计时游戏》、《骆驼俱乐部》等 12 部长篇小说, 被翻译成 37 种语言, 发行遍及 80 多个国家, 全球销售量已超过四千万册, 成为国际级的畅销书作家。其中《绝对权利》已被好莱坞拍成电影, 由著名明星克林特·伊斯特伍德主演。

推理、犯罪类向来是美国最畅销的小说类型之一, 近几十年来优秀的作家和作品不断涌现, 如大名鼎鼎的托马斯·哈里斯、希德尼·谢尔顿、哈兰·科本等, 戴维·鲍尔达奇也是在第一流之列。这些作家的作品在美国动辄就是上百万册的销售量, 甚至被好莱坞改编为《沉默的羔羊》之类大片。美国的推理犯罪小说的情节都异常复杂, 作者似乎全是设置谜题的高手, 给读者布置了无数个陷阱, 让你不断地迷失方向, 直到最终真相大白时, 才感叹故事的精彩巧妙和作者的良苦用心。鲍尔达奇的《死神计时游戏》就是这样一部美国式的经典作品, 如果大学里开设一门美国推理犯罪小说的课程, 那我一定会推荐《死神计时游戏》作为教科书的范文, 因为它是那样典型而纯粹, 几乎把美国所有这一类型作品的特点都包含在内——无论优点还是缺点。

作为一个出生于弗吉尼亚的美国南方人, 鲍尔达奇的作品也带有其鲜明的个人烙印。《死神计时游戏》里的艾迪醉心于再现南北战争表演的情节, 不禁令我莞尔一笑, 其中似乎隐藏着作者对于家乡的自豪, 毕竟弗吉尼亚曾是美国南部邦联的核心。而本书中艾迪的父亲全名就叫罗伯特·E·李·贝特, 自然令人联想到美国历史上著名的罗伯特·李将军。尽管鲍尔达奇笔下的李·贝特是个令人厌恶的家伙, 但弗吉尼亚人对于李将军的崇拜却可见一斑, 乃至取名都要缅怀这位英雄。

所以, 我宁愿相信《死神计时游戏》里的时间是凝固的, 或者根本就没有时间, 而所谓的游戏也从来都不存在, 甚至恶魔都是我们中间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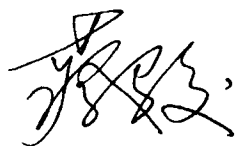


某个影子，他是那么虚无缥缈，若隐若现，却从来不会站在我们面前，即便它真实存在。当故事接近真相大白时，恶魔刚刚残忍地杀死了一个女子，便见到了受害人的幼小的儿子。他完全可以选择杀死小孩，但却装作是小孩的爸爸，鲍尔达奇在书中如斯写道——

“回去睡觉，孩子。”他语气更坚定地说。“好的，爸爸，我爱你。”小孩子回头往卧室走去。黑面罩久久地站在那里，望着刚才小汤米站着的地方，他在那里说我爱你，爸爸。

突然，他觉得自己是可耻的……“享受这六个小时吧，汤米。”他对着窗户喃喃说道，“享受吧……我真的很抱歉。”他开车走了，任由带着咸味的泪水从脸颊滑落。

也许，恶魔与你我每个人，都只有一纸之隔。



2006年4月于上海



一名身穿雨衣的男子俯身前行。他呼吸急促，浑身是汗。虽然不是很沉，但他肩上的额外负担仍让他感到吃力，何况地势还很崎岖。深更半夜拖着一个死人穿越森林并非易事。他用戴着手套的双手把尸体换到左肩，继续前行。他的鞋底没有明显标记，这并不是怕留下足迹造成麻烦，因为大雨很快便会将脚印冲刷得干干净净。他一定事先查看了天气预报，正因为下雨，他才出现在这里。恶劣的天气是他能找到的最好帮手。

除了结实的肩上扛着的尸体外，男子缠在头上的黑色头巾也十分显眼。头巾上绣着一个奇怪的符号，和头巾一样大：一个正中带有十字准线的圆圈。五十岁以上的人应该都能立刻认出这个标志，它曾经是有多么让人恐惧，但随着时间的流逝，已经渐渐被人们淡忘了。即便没有“活”人能够看到他戴着这块头巾也没关系，他对绣在上面的致命标志十分满意。

不到十分钟，他便到了事前已仔细选好的地方，谨慎而恭敬地放下尸体，这与他杀人时的残忍手段大相径庭。他深吸一口气，屏住呼吸，解开了缠绕在尸体上的电话线和塑料膜。两天前，她应该还是一个面容秀丽的年轻女子，而现在却已惨不忍睹：柔软的金色头发披散在淡绿色的皮肤周围，露出她紧闭的双眼和肿胀的脸颊。假如她的眼睛还睁着，一定仍保持着她面对自己被谋杀、死亡步步逼近时的那种惊恐眼神。在美国，这样的场景每年大约要重复三万次。

他剥掉所有的塑料膜，将女子仰面放下，然后长长地呼气、吸气。尸体散发的恶臭差一点让他吐出来。男子双手戴着手套，打着手电筒搜寻，很快找到了事先藏在旁边荆棘丛中一根有分叉的树枝。他用树枝将女子的前臂撑起，让它看上去是在指着天空。尽管尸臭迅速减弱，但尸体的僵硬还是使得完成这一任务变得有些困难，不过，男子身体强壮，最终还是把那已经僵硬的胳膊调整到了适当的角度。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块手表，用电筒确认设置正确后，将它戴到了死者的手腕上。

尽管不是一名虔诚的教徒，男子还是在尸体边跪下，用手捂着嘴和鼻子，嘟囔着做了简短祷告。

“你并没有直接责任，但杀你是我所能做的一切。你并非白白死去，我相信你实际上会生活得更好。”他真的相信自己说的这些话么？也许不信。也许那并不重要。

他望着死者的脸，小心翼翼地观察她的面部特征，就像科学家正痴迷地做着一



项实验。在此之前，他从来没有杀过人。他希望自己的手法够快，没让她感觉到痛苦。在这薄雾弥漫的阴暗之夜，女子身边似乎有一道淡黄色的光环，好像她已经变成一个幽灵。

他后退几步，开始仔细检查四周，以免遗留下任何日后可能成为对他不利证据的东西。他只在尸体旁边的灌木丛中发现了一小块挂在枝头的头巾布片。稍有疏忽，你就完蛋了。他把布片放进口袋，随后又继续认真搜索了一会，看有没有遗留下其他类似的东西。

在犯罪研究领域，这些“看不见的证据”在法庭上往往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一滴血、一滴精液、一点唾液，抑或一枚指纹、一个根部附有DNA信息的毛囊，都可能最终导致你成为阶下囚，去面对警察和检察官们的盘问。不幸的是，即便充分意识到这一点，也不会对案犯有多大帮助。因为无论多么谨慎，任何罪犯都会在案发现场遗留下潜在的犯罪证据。因此，这名男子非常小心，尽可能避免与死去的女子发生直接的身体接触，仿佛她是一个能够导致致命疾病的传染源。

他收拾好塑料膜和电话线，将它们塞进口袋，并再一次检查了那块表，然后才慢慢向他的车子走去。

死去的女子躺在他身后的空地上，手臂指向下雨的天空。她的表在黑暗中微微发光，成为她的新栖息地的昏暗灯塔。她不久就会被发现。没有被掩埋的尸体即便被扔在如此偏僻的地方，也不可能长时间不被发现。

把车开走时，戴头巾的男子用手指顺着头巾上的标记划十字。他给那个死去的女子戴上的手表上也有这种十字准线标志。这必然会激怒某些人。他做了一次深呼吸，既兴奋又恐惧。多年以来他一直在想，或许这一天永远不会到来。多年以来，他的勇气摇摆不定。而现在，第一步已经迈出，他感到一种强烈的权力和宣泄后的快感。

他加速进到三挡，车胎紧贴整洁的路面平稳向前，黑暗吞噬了他蓝色福斯汽车的灯光。他想尽快赶到目的地。

他还有一封信要写。

2

米歇尔·麦克斯韦加快了步伐。她已经完成了山间跑的“平坦部分”，接下来的路程会陡峭得多。这些小山环绕着维吉尼亚的莱特斯堡小城，将它与维吉尼亚的另一个城市——薛伦斯维尔的西南部隔开。麦克斯韦曾是前奥林匹克划艇选手，之



后在中情局工作了九年。所以，这个身高五尺十寸的女人有着出众的体格。不过，由于一股强大的气压带笼罩着整个大西洋中部，使得这个春日显得分外潮湿，她在准备跑上一个斜坡时，肌肉和肺部也开始有些不适。虽然跑了四分之一的路程时，她已经把齐肩黑发束成马尾，但几缕不安分的秀发还是滑到了她的面颊上。

离开中情局后，她和另一位中情局的退役特工西恩·金合伙，在这个维吉尼亚小城开了一个私家侦探所。金因为一起黑幕事件离开了中情局，之后转战律师职场，并在莱特斯堡开始了新生活。他们两人在为“山姆大叔”工作时，互相并不认识；确切地说，直到前一年，因为一起案子，仍在中情局工作的米歇尔和正为一系列地方凶杀案忙得不可开交的金才有了第一次合作。处理完那起案子，并将罪魁祸首送入司法程序后，米歇尔向金建议合伙开一家他们自己的公司。尽管多少有些犹豫，但金还是同意了。凭借在办理前面那起案件时赢得的广泛赞誉和多年调查员工作积累的丰富经验，他们的生意很快便取得了成功。米歇尔庆幸在繁忙的工作中，终于等到一个短暂的清闲期。她爱好户外活动，就像施展伪装术、调派公司特工一样，露营和马拉松也能带给她极大的满足。

湿冷的微风吹过，树枝沙沙作响，去年冬天的落叶在风中翩翩起舞，除此之外，树林里寂静无声。忽然，一阵树枝断裂的声音吸引了米歇尔的注意力。她听说过这里偶有黑熊出没，但如果真遇上了，似乎更有可能是鹿、松鼠、狐狸之类的动物。她没有多想，缚在裤袋上枪套里带弹夹的手枪总是让她安心。作为一名中情局退役特工，她习惯了枪不离身，哪怕是上厕所。说不准什么时候，这把九毫米口径的SIG手枪和十四发子弹就会派上用场。

过了一会儿，另一阵动静又引起了她的注意：奔跑的脚步声。在中情局工作的日子里，米歇尔听过各种类型的跑步声，其中绝大多数平淡无奇，而另一些却能透露出某些特殊信息：偷窃、袭击或是恐慌。她还没有区分出此刻的脚步属于哪一类：善意的，恶意的，或者无法言喻。她稍稍放慢步伐，伸手遮住透过树荫照在眼睛上的阳光。几秒钟死一般的沉寂后，疾驰的脚步声再度响起，而且已经很近。显然，这声音绝非出自一个跑步锻炼的人，因为这不稳定的奔跑声中流露出一种恐惧。现在声音好像在她的左侧，但米歇尔不敢肯定。这里的声音似乎有回音。

“有人吗？”她一边呼唤，一边掏枪。跟她预料的一样，没有人回答。她将子弹上膛，但没有打开保险。不管是拿着剪刀还是上了膛、关掉保险的枪，都应避免奔跑。声音越来越近，无疑是人的脚步声。她回头望了一眼身后，感到这可能是个诡计。或许不止一个人：其中一个吸引她的注意力，另一个从后面扑向她。如果真是这样的话，他们一定会后悔选错了对象。



当米歇尔最终确定声音是从右前方小山包上传来的时候，她停下了脚步。急促的呼吸声，忙乱的脚步声，以及灌木的断裂声，这一切都显得很乱。再过几秒，不管那到底是谁，都会从小山包顶上冒出来。

米歇尔打开手枪保险，在一棵粗壮的橡树后摆好姿势。她真希望将要出现的只是另一个锻炼身体的人，她不会让那人意识到自己曾手持武器迎接他的到来。小山包顶上飞溅出来的泥土和碎石预示着结果即将揭晓。米歇尔集中注意力，双手紧握枪柄，随时准备在必要的时候一枪命中某人的眉心。

一个男孩从小山包上冲了出来，迟疑片刻之后，他尖叫着连滚带爬地往斜坡下冲来。还没等他下到坡底，另一个年纪稍长的男孩出现在小山包的顶上，仓皇地一屁股坐到地上滑下斜坡，停在他的伙伴身边。

要不是他们脸上极度恐慌的表情，米歇尔一定会认为他们在胡闹。年纪稍小的男孩呜咽着，污垢和泪水弄得脸上一团糟。另一个男孩拽着他的衣领把他拖起来，两人继续狂奔，高速的血液流动让他们的脸涨得通红。

米歇尔把枪收回皮套，从橡树背后走出来，挥手喊道：“孩子们，站住！”

两个男孩尖叫着从她身边向不同方向逃开。她紧追不放，差一点抓住其中一个。她在他们身后大声喊：“出什么事了？我想帮助你们！”

她本想继续追下去，但极度的惊吓让两个孩子像飞毛腿般地奔跑，即便曾是奥林匹克选手，她也无法确信能否抓住这两个男孩。所以，她停下脚步，回头望着小山顶。会是什么东西把他们吓得那么惨呢？她迅速调整一下思路。是不是有什么人吓到他们了呢？她再一次往他们逃走的方向看了看，然后转身谨慎地向男孩们出现的位置前进。是的，这多少有一点冒险。她打算先看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然后再用行动电话求助。她不想仅仅因为两个男孩被熊吓坏了就惊动警察。

站在小山包顶上，她轻易找到了他们出现前行进的路线。顺着孩子们飞奔过后留下的狭窄小径往下滑，大约经过一百英尺，在她眼前呈现出一小片开阔地。从这儿起，孩子们走过的路变得模糊不清。不过米歇尔很快就在一处山茱萸的矮枝上发现了随风摇摆着的衣料碎片。于是，她穿过这里的豁口走进森林，走了五十英尺后，来到另一片空地。这里比先前的要大，地面上还残留着熄灭的营火。

她想，男孩们是不是曾在此露营，却被什么动物吓到了。可是，没见他们带着任何露营装备，空地上也没留下其他东西。营火看上去也不是最近才熄灭的。不，一定发生了什么别的事情。

风向突变，一阵恶臭随风进入她的鼻腔深处，让她觉得恶心，眼里也露出一丝恐惧。这种味道她以前闻到过，绝不会错。



是腐尸。人的尸体！

米歇尔将衬衫撩起，掩住口鼻，她宁愿在自己的汗臭中呼吸也不想再多闻哪怕一丁点儿腐尸的恶臭。她沿着空地边缘搜索，以她多年积累的经验，在大约120度方向处，发现了它——或许应该说“她”。空地边的树丛中伸出一只胳膊，仿佛是死去的女子正跟人打招呼，又像是道别。尽管隔着一段距离，米歇尔还是可以看出，那只手臂上发绿的皮肤已开始与骨头剥离。她疾步走到尸体的上风方向，换了一口气。

她打量着眼前这具尸体，但没忘记把手枪握紧。虽然恶臭、变色、皮肤剥落都说明这个女子已经死去了很长一段时间，但没准直到最近才被抛弃至此，凶手可能就在附近。米歇尔可不想重蹈这位女士的覆辙。

女子手腕上的什么东西在阳光照耀下闪烁着。米歇尔靠近尸体，看清那是一块表。她下意识地看了一眼自己的手表：两点半。她坐下来，用胳膊掩住鼻子，拨通了911，镇定地告诉调度台她的发现和所处的位置。随后，她拨通西恩·金的电话。

“你认识她么？”他问。

“恐怕连她母亲也认不出她了，西恩。”

“我在路上了。你得保持警惕，干这事的人随时都可能回来欣赏自己的杰作。哦，对了，米歇尔——”金说。

“什么事？”

“你就不能在跑步机上锻炼么？”

她挂断电话，尽可能远离尸体而又不让它离开视线，同时保持着高度警惕。如此美好的一天和这难得的山间慢跑顿时蒙上了一层恐怖的面纱。

真不知道凶手为什么要这样干。

3

很快，这一小片开阔地上便呈现出忙碌的景象。缠绕在树丛间的黄色警戒线已将很宽的一块区域围了起来。一个两人法医小组正在犯罪现场附近搜集线索，仔细研究那些即便看上去意义甚微的细枝末节。有人围在女尸周围，另一些人则穿行于旁边的树林和灌木丛中，寻找着感兴趣的東西，以及凶手来去此处可能经过的路线。一名身着制服的警官已对整个现场进行了拍照和录像。尽管所有警员都戴着临时面罩以抵御恶臭，可还是不时有人钻进树林呕吐一番。



一切看上去都井然有序，但在一名经验丰富的旁观者眼里，显然不是那么回事。他们什么也找不到。

米歇尔站在一旁观望，身边是她在金 & 米歇尔私家侦探所的搭档——西恩·金。金四十来岁，六尺四寸的高个头，黑色短发的两鬓已有些灰白。他衣着整洁，身体结实，但腿有点瘸，一只肩膀曾在几年前一次错误的拘捕行动中被子弹击中过。当时他还是中情局特工，正调查一桩伪造罪案。他也曾志愿担任过莱特斯堡的副警长，辞职时发誓余生再不拿枪，不参与法律事务。

在西恩·金的生活中，曾经有过几次悲剧性的事件：在眼睁睁地看着自己负责保护的一名证人被暗杀后，他的中情局生涯划上了并不光彩的句号；还有一次失败的婚姻和残酷的离婚大战；就在最近，一个企图陷害他于地方系列凶杀案的阴谋再度唤起了他对联邦密探生涯最后那段日子的痛苦回忆。这些事让金变得十分小心谨慎，他不愿相信任何人，至少在米歇尔·麦克斯韦走进他的生活之前是那样。虽然他们的关系开始于非常困难的时期，但他知道她是自己绝对可以信赖的一个人。

米歇尔·麦克斯韦的生活从一开始就像是一场赛跑，三年便完成大学学业，获得过奥林匹克划艇银牌。成为故乡田纳西州的一名警官后，她加入了中情局。与金一样，她退出中情局时也并不愉快：在一起精心策划的绑架案中，她失去了一名人质。这是她有生以来经历的第一次失败，巨大的挫败感几乎将她打垮。就是在调查那起绑架案时，她遇到了金。起初她很不喜欢这个男人，而现在，作为他的搭档，她真正了解了金的为人——她所合作过的最具调查能力的人。同时，也是她最亲密的朋友。

然而，两人的区别却相当大。米歇尔渴望肾上腺素的大量分泌，她喜欢让自己的身体处于高强度、大消耗的物理运动极限状态之中。而金则更乐于将休闲时间用来寻找合适的葡萄酒以丰富自己的收藏，并收藏当地艺术家的作品以及读一些好书。此外，金还时常在自己家背后的湖里划船、钓鱼。他天生是个审慎的人，在采取行动之前，喜欢先把整个事情彻底思考清楚。可米歇尔行动起来却是雷厉风行，并不过多地考虑结果。这种类似超新星与亘古不变的冰川间的搭档组合不知为何发展得如此之好。

“他们找到那些男孩子了么？”她问金。

他点点头：“我想他们受到的精神创伤很大。”

“精神创伤？恐怕他们直到大学毕业都需要接受治疗。”

米歇尔已向当地警察局局长托德·威廉斯做了详细的陈述。从她和金在莱特斯堡的第一次冒险经历后，局长的头发明显变得更白了。今天，他的脸上写满了无奈，



仿佛凶杀和伤害随时都可能在他管辖的小城中发生似的。

一个不到四十岁的女人带着一个背包和一个强奸检测工具箱来到现场，在米歇尔看来，这个红发女人身材苗条、魅力十足。女子跪下来，开始检查尸体。

“她就是这里的代理验尸员，”金解释道，“西尔维娅·迪亚兹。”

“迪亚兹？她长的真像莫琳·奥哈拉。”

“乔治·迪亚兹是她的丈夫，本地著名的外科医生，几年前死于车祸。西尔维娅曾是维吉尼亚大学的法医病理学教授，现在是私家内科诊所的医生。”

“同时还是代理验尸员。真是个忙碌的女人。她有孩子么？”

“没有。我想工作就是她生活中的一切。”

风向又一次改变，尸体的恶臭直接吹向他们，米歇尔举手掩住鼻子。“伟大的生活，”她说，“上帝，她连面具都没有戴，而我简直就想立刻逃离这里。”

二十分钟后，迪亚兹才起身与警察交谈。她摘下塑料手套，开始对尸体和周围区域拍照。当她完成这些工作，收好相机准备离开时，看到了金，微笑着径直向他们走了过来。

米歇尔低声说：“你是不是忘了告诉我你们两个约会过？”

金惊讶地望着她说：“前一阵我们的确一起出去过几次。可你是怎么知道的？”

“近距离观察一具尸体那么长时间后，没人会对谁露出这样的笑容，除非他们之间有着不一般的关系。”

“谢谢你细致的观察。不过平心而论，西尔维娅的确是个充满魅力的女人。”

“她当然是，不过，西恩，我可不想了解更多的细节。”

“放心，只要我还活着，就绝不会让你听到那些细节。”

“明白了。你真是一位典型的维吉尼亚绅士。”

“不，我只是不愿被批评。”

4

西尔维娅·迪亚兹与金的拥抱在米歇尔看来很有些老“朋友”的味道，接着，金介绍两位女士认识。

这位代理验尸员望着米歇尔，米歇尔从她的凝视中察觉出并不友善的意味。

“好久不见，西恩。”西尔维娅边说边转向他。

“是啊，我们总被调查工作缠身，不过最近总算轻松一些了。”

“是啊，”米歇尔插话说，“现在清楚这个女人的死因了么？”



西尔维娅有些诧异地看着米歇尔说：“那恐怕不是我应该和你讨论的问题。”

“我只是好奇罢了，”米歇尔解释说，“因为我恰巧是最先到达现场的人之一。我猜你得做完尸检才能确定死因吧。”

“你会在莱特斯堡进行尸体解剖，对么？”金问道。

西尔维娅点点头。“是的，不过要是在以前，通常会将死因可疑的人送到洛亚诺克处理。”

“现在为什么不再送去那里了？”米歇尔问。

“这个州曾经有四家从事尸体解剖的官方授权机构：费尔法克斯，瑞查蒙德，泰德沃特和洛亚诺克。不过，感谢约翰·波因德克斯特——一位非常富有的先生，也曾是州立法会发言人，我们才得以在这里拥有了一家法医分支机构。”

“奇怪的捐赠，一个停尸房。”米歇尔说。

“几年前，波因德克斯特的女儿在这里被杀害了。由于莱特斯堡正好位于瑞查蒙德验尸员事务所和洛亚诺克西区事务所的管辖交界线上，两家事务所为究竟该由谁来做尸检争论不休。最终洛亚诺克赢得了这场论战，但在运送尸体的过程中，汽车出了意外，一些很重要的证据被丢失或破坏。结果，杀人凶手至今没有抓到，可想而知，女孩的父亲很不高兴。波因德克斯特立下遗嘱，在他死后捐钱建立一个高水平的法医机构。”西尔维娅回头望了一眼女尸，接着说，“但即便有了这个高水平的法医机构，搞清这名女子的死因恐怕还是很棘手。”

“那她大概死了多长时间了？”金问。

“这取决于个体和环境的因素，还有尸体的腐烂程度。对一具死亡时间很长的尸体而言，尸检或许能给我们提供一些时间上的信息，不过也仅此而已。”

“我发现尸体的几根指头都被咬断了。”金说。

“很明显是动物所为，”西尔维娅若有所思地补充道，“不过应该还有更多的受侵袭的痕迹才对。他们现在正试着确认她的身份。”

金说：“你认为那只手被摆成那个姿势意味着什么？”

“恐怕那是警方应该调查的事情，而不是我的职责。我的任务只是告诉他们被害人是怎样死的，以及向他们提供在验尸过程中收集到的任何可能有用的证物。刚开始从事这项工作，我总把自己当成夏洛克·福尔摩斯，但我很快找到了自己应有的位置。”

“用你的专业知识来协助破案不是很好么？”米歇尔问道。

“你当然会那样认为，不是么？”西尔维娅顿了顿接着说，“我可以告诉你，手臂是被人用树枝故意支起来的。除此之外，我什么也不知道。”她转身对金说：“即